

# 《西清續鑑鏡匣》製作工藝

沈建東

《西清續鑑》是乾隆時期繼《西清古鑑》及《寧壽鑑古》之後，對青銅器收藏所作的大型分類編著，《西清續鑑》書分甲、乙二編，由王杰、董誥等編校，始編於乾隆四十六年，其中各有兩卷是與漢唐銅鏡之收藏相關，在編纂的同時，即開始進行續鑑收錄古鏡的鏡匣製作。續鑑鏡匣外表為冊頁形式，蝴蝶裝，可開合，內為一厚冊，挖嵌鏡槽以收納銅鏡，並整冊加以精緻之裝潢。銅鏡以冊頁式書籍收藏始於《西清古鑑鏡匣》，以配合書卷編目，現存甲、乙編及《寧壽續鑑鏡匣》等均相同。藉由此次鏡匣修復案計畫開展之際，對這批鏡匣標本進行了工藝面向的觀察，同時也利用清宮造辦處活計檔影本的相關資料，初步對乾隆時期鏡匣的製作與工藝術語進行認識與研究，以了解《西清續鑑》鏡匣製作工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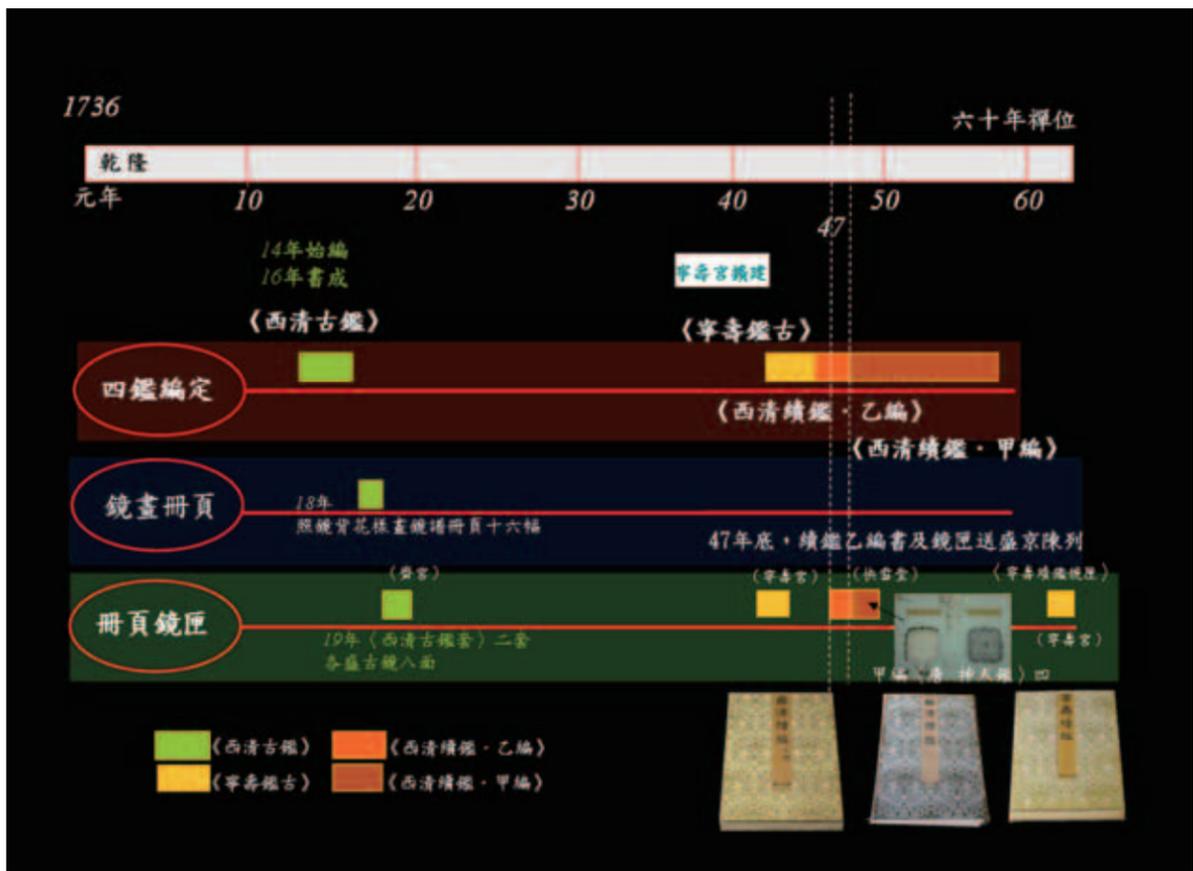
## 匣式收藏理念

我們習慣把《西清古鑑》、《寧壽鑑古》及《西清續鑑》甲、乙編書，合稱為「乾隆四鑑」，四鑑中所

記載的漢唐古鏡實物，皆搭配著冊頁匣，加以典藏。(圖一)修復案中的鏡冊頁匣，是屬於《西清續鑑·甲編》書編目之《唐神人鑑》四鏡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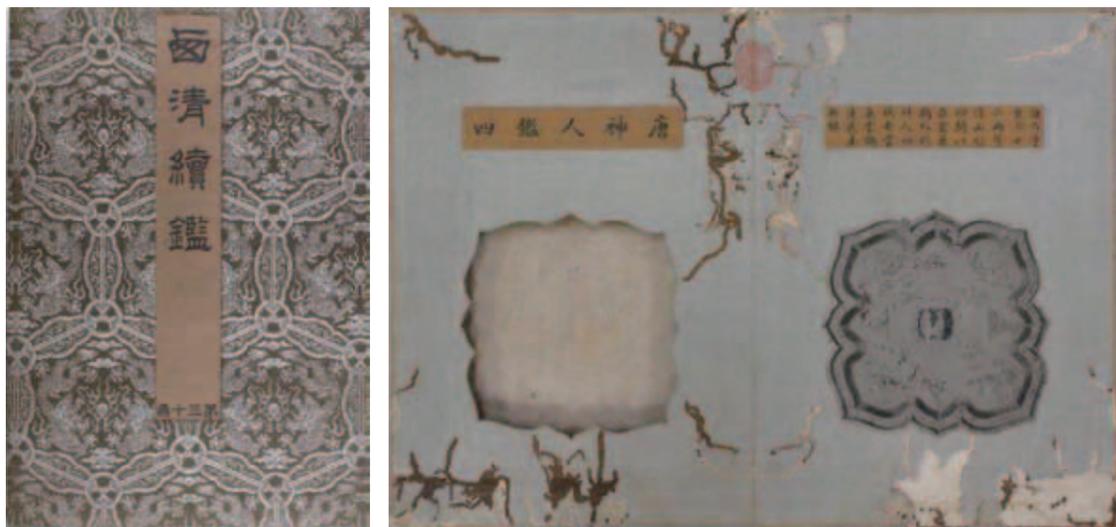
在談此冊頁匣工藝之際，首略述清宮收藏之理念及冊頁匣成型之過程。

銅鏡以冊頁款式匣收納，求趣於書畫之冊頁裝潢，其冊頁款式的內



容，實包含著屨匣的收納理念。清宮以匣式收納文物，有不同的面向，匣形大小、式樣不一，致匣大者內又置匣及屨組，或匣外有匣稱之外套匣；若以款式名目以分別，有抽屨、罩蓋(註一)、插蓋(含一面玻璃式)、書套、冊頁、手卷、袱鸞，還有提梁等形式。或十冊頁外被一木套稱之為總套(註二)，有積多屨而稱之為總屨或箱，如總屨推拉箱、百寶箱之類。(註三)古玩聚多者，稱之百什件，單位以「分」計，多為屨與匣之組合。屨匣之設計主旨皆基於物件之選擇及排次，遵照乾隆擺放的樣款，令工匠思巧法以盛裝。(註四)

匣中安放格斷以區隔物件謂之格空，如「匣內隔斷十五空」(乾隆四年，匣作)。格空有一定的格式章法，必須合式調整。(註五)匣之製作常見「下槽安穩」一詞，指以木塊或合牌胎挖深淺形以安置物件，落槽時更講求「不可錯亂」，以合於物件尺寸，並求位置準確與功法平整。古玩入匣盛裝，亦分明暗，亦講求格空之「次序分勻」。安穩者，即指合於槽



圖三 《西清續鑑（甲編）鏡匣》第三十冊（修復前） 封面板與封面裡

長四十四點三公分，寬三十一點一公分，指為方形之對角長，以清代康

### 〈唐神人鑑〉鏡匣的工藝觀察

修復案之〈唐神人鑑〉鏡匣，有系統的整理收納，與修復案鏡匣相同款之冊頁匣已成形於此時。

是來自江南織造（安寧）所做的二色文錦（匣作）。乾隆改這二套成各為八冊共十六面鏡，即一冊兩鏡，進行有系統的整理收納，與修復案鏡匣相同款之冊頁匣已成形於此時。

假冊頁匣即指器物之收納，採用挖嵌於厚頁之中，以別於屨式冊頁匣。如此用冊頁式，不論內以屨式或夾板、托盤施以挖嵌收納，是為玉器收藏之常態。

乾隆九年處理古鏡一面，是將鏡子裝於錦囊中，並配一糊文錦插蓋匣加以收納。同年十二月原裝於黃油彩木匣中的古銅鏡，一大一小，乾隆命配囊以裝鏡，並將原木匣糊以文錦，匣蓋落堂（匣作）。乾隆十九年始做《西清古鑑》套二套，各盛古鏡八面，「因裝不滿，每套內各墊木板持進」，乾隆傳旨把「套內所墊之木板去了」，每套再添配古鏡八面，共成八冊裝滿，其套冊殼面所糊用的文錦

俱乘雲氣，雲鶴邊，花鼻，無銘。這段文字與《西清續鑑·甲編》書第二十卷〈唐神人鑑四〉之描述相符，故文圖與鏡名編號皆有所本。冊頁中的鏡圖與實物為一比一大小，其言

「徑六寸」，徑者謂之圓徑，對方徑而言，指為方形之對角長，以清代康



圖二 乾隆一統車書玉玩屨匣組，匣內鋪飾所盛裝之玉飾摹繪彩圖。作者攝影

五冊，每冊安置五柄，共製四套（古、香、集、錦），收納總數一百柄。

玉器之收納常見以屨匣為單位，或積多屨而成箱。如乾隆四年匣作載九頂寶箱，內配屨匣盛裝玉珮珠，計八十六件，屨牆以甲至癸十天干為目。又如北京故宮展出一件乾隆一統車書玉玩套裝匣為例（圖二），乾隆把喜愛的玉，用屨匣收納，匣內飾以宮庭書畫家之繪圖書法，匣上覆以所盛裝之玉飾摹繪彩圖，套匣共計九層四十五件，每層以一至九名目命名。另外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一套乾隆時期的「歷代珍藏」，其中以假手卷匣及借《石渠寶笈》名之冊頁式蓋匣，收納玉器二十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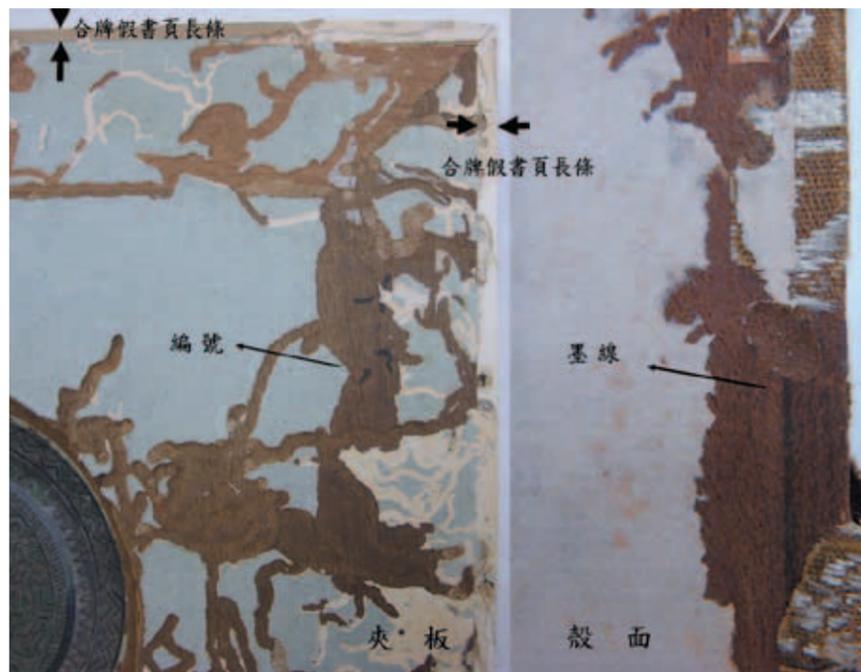
### 從玉璧冊頁到銅鏡冊頁套匣的收納

玉璧的收納，慣用雕漆圓盒或以屨匣、內多層屨罩蓋式方式收藏，而「玉璧冊頁款式做法」是指其內以屨匣收納玉璧，外匣或許是一蓋匣，外表如冊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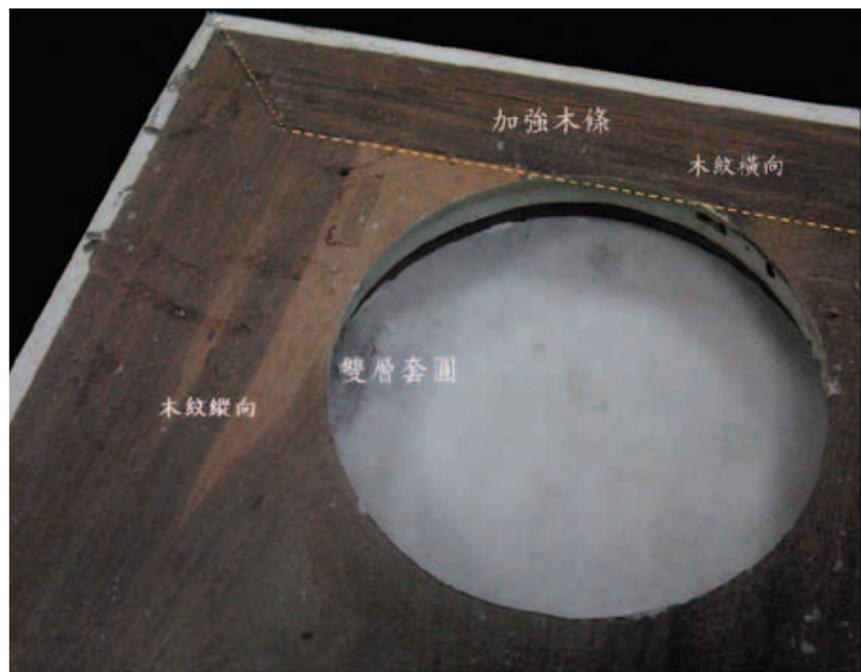
以冊頁款式收藏銅鏡，源於乾

隆對玉璧收藏的聯想。乾隆六年曾傳旨「按玉璧冊頁款式做法」收納各式銅鏡十面，並於「鏡屨中各添鏡枝一件」，不用鏡子時，講究如冊頁一般，冊頁面上糊以天青色絹，每面鏡子做簽，依名色樣篆楷，書於簽的兩面，鏡冊上仿漢玉碧玉畫樣或萬蝠等樣（乾隆六年，匣作）。這可說是嘗試將屨匣冊頁式收藏的概念運用在銅鏡上。

書畫冊頁的頁數是以「開」計，一開含左右兩幅，有時在頁首附加紙張或用以補裱上御筆字之類的，當時稱為「副頁」。（註七）冊頁外表上下常加木殼面，殼面分為木面或糊以緞、錦。器物用冊頁式匣收藏，外表看似同於書畫之冊頁，內容卻是一厚頁（木胎或合牌胎挖槽）以貯物，故又以「假冊頁」稱之。乾隆十四年，冊頁匣可能已運用於玉璧或玉器玩飾組件之收納，如「美粹連城」冊頁一套為例，其中漢白玉乳丁璧得下槽安穩，四本冊頁皆加以簽紙編目。又如乾隆二十一年如意館「做嵌玉珮假冊頁二冊，用紫檀木殼面套」，故此知



圖六 右套面去錦見殼，殼內見打墨線留邊。左夾板右上可見墨書數字編號。



圖七 利用板面木紋與橫木紋理方向不同的搭配，以防止夾板變形。挖槽時圓槽已侵入加強木條部分。

組冊頁匣由夾板與殼面構成，先由白紙糊接合於內頁，再糊綾布貼固。殼面因有無糊錦，以木殼面、錦殼面分稱之。(註十)

〈唐神人鑑〉鏡匣中的夾板，揭去板上糊綾，發現右上有數字編號，並發現夾板上下部份各嵌夾橫木一塊，寬四點三至四點五公分，是利用板面木紋理與橫木紋理方向不同，以防止變形之功效。(圖七)夾板嵌合後，依照所需貯鏡之空格加以挖槽，圓鏡者，施以套圓，下圓槽小於銅鏡圓徑，使鏡子不致從另面脫出，上圓槽則比鏡面稍大，以合於仿

璧形著畫之木托，因此形成雙層「圓階」。挖圓前先定圓之中線，從去綾後可看到圓槽上下有細墨道，用以定圓，所以挖圓槽的工序是在糊白紙與殼面固定之前。夾板外層綾布揭去後，直見挖槽部位可越過連接橫木之處，則知橫木與夾板之嵌合有一制式

熙牙尺(營造尺)為度，一尺當今零點三二米，此鑑徑六寸即，即為十九點二公分，與實測對角長值相同。(圖五)

冊頁匣之上下封面及封底板謂之「殼面板」，殼厚約零點六公分，以楠木為材，楠木亦常以四川萬縣所產為用材來源。(註九)殼面外通常滿糊錦布，稱作「殼面錦」，封面去錦見殼，殼內面右上可見墨線(墨道)，為用以糊白紙或錦折面時之留邊線。(圖六)

冊頁內貯放銅鏡之厚層水胎謂之「夾板」(圖四)，原來夾板是以合牌紙胎製作，如雍正時期用合牌胎製作成夾板多至八十層紙，這個方法稱為「合牌胎夾板式」。乾隆時夾板是以整塊實心木材裁做，證之以「冊頁欲做杉木夾板」為例，「見方一尺七寸，厚二寸，二塊；見方一尺四寸，厚二寸，二塊(元年，木作)。」整



圖四 書冊之側邊以合牌紙砌成假書頁層次，書脊部份謂之堵頭，以木質為之，中間貯放銅鏡之厚層謂之夾板。



圖五 畫徑六寸即指方形之對角長；右上為置放銅鏡及木托時所對應不同階面。

鏡畫與原鏡為1:1大小  
清代康熙牙尺(營造尺) 一尺當今 0.32 米  
唐神人鑑四 畫徑六寸 0.6 x 0.32 = 0.192  
實測畫橫直徑 19.2 公分即 0.192 米

的規格及量產的管理。又圓階與圓牆基本上是糊上不同色樣的錦。(註十二)此外圓木托是以四片扇形木材拼合，正面雕鏤紋樣，背面黏貼與銅鏡主題無關之書畫繪紙本。(註十三)木托上再置黃綾軟墊，一同放入較大邊的圓階內。(圖五)

### 實物摹畫的概念

收納銅鏡的冊頁匣，如《西清古鑑鏡匣》、《西清續鑑(甲編)鏡匣》、《西清續鑑(乙編)鏡匣》及《寧壽續鑑鏡匣》等，匣內也都畫上與實物比例相同的宣紙彩繪鏡畫，並皆用簽子載明器物尺寸重量及器型紋飾。

器物入畫的概念，即對收藏實物加以寫實繪圖。從傳統作法式而論，通常器物圖樣亦在器物製作前設計時，便加以繪製。製作前之製樣過程是不可或缺的，或施以實體木樣、銅器蠟樣或瓷及玉石合牌樣，最常用到的是畫樣。以乾隆四十六年欲製作一件菱花式詩意鏡為例，先製一面鏡子的畫樣，經御覽核可後，刻木模印

得蠟樣，准造時交鑄爐處鑄造。即便造好的銅鏡，也交由啓祥宮畫匠加以畫圖。製作前的畫樣及製作後的實物彩畫，由於燒造前後色澤及製作尺寸等不一定相同，兩者的器物圖像應該是有些區別的。

針對專題收藏，皇帝則常繪製圖冊，採實物臨摹入畫，如乾隆三十七年底，指定啓祥宮畫人賈全、周本、顧銓前往禮器館當差繪圖，隔年十一月，禮器館交出《祭器圖說》共計九百零六張圖，這些圖交由如意館加以裝潢，並由造辦處加製楠木殼面之冊頁匣。乾隆對器物圖像的繪製受到宋人博古考證風氣的影響，如乾隆在《西清古鑑·上論》提到「做博古圖遺式，精繪形模，備摹款識」，以「寄鑒古之遠思，亦足稱昇平雅尚」，因而著意遣宮庭名匠進行器物之描摹。十八年在如意館交出的《博古圖》二套十六本，乾隆根據圖案挑選畫樣，加以造作。又二十三年如意館也交出花邊宣紙畫銅器二十張，裱成冊頁二冊。所以古器的畫冊除供玩賞外，也成為製作器物的參考圖。

《西清古鑑》除了有寫本，並於乾隆二十年木刻印行外，其實也另有彩繪圖冊，中國社科院考古所購藏一卷彩繪殘本經折裝四冊(版框高一七·八公分)，據劉雨考定，圖同於《西清古鑑》的第三十二卷器物名目，其中「圖像用工筆彩繪，有兩器用描金，是對照實物臨寫而成，銅器之色彩、銹斑、質地均能如實表現出來，立體感極強(註十三)」。

從鏡畫用色及如實表達的情景，與修復案《唐人鑑》鏡匣內頁上的鏡畫所呈現特色，推測是一致的。

### 四鑑古鏡冊頁套匣之製作時間

在乾隆十八年時，曾依照十六面鏡背之花紋加以作畫，並編成鏡譜冊頁(註十四)，從活計檔資料顯示，《西清古鑑鏡匣》的製作，始於乾隆十九年，並與十八年所繪的十六面鏡譜可能相關，或已將鏡譜冊頁的鏡畫運用於收藏套匣當中，且可知《西清古鑑》書編成後，便計畫進行鏡匣冊頁套匣的製作，完成後陳列於齋宮。另《寧壽鑑

古鏡匣》是繼《西清古鑑鏡匣》製作經驗的產物，在乾隆四十一年時「照西清古鑑冊頁套匣」進行配作，但仍以古鑑之名稱之，造辦資料亦提到了鏡匣裡花鳥山水內頁畫片的添裝，(註十五)此套鏡匣於四十二年底陳設於新修葺完成的寧壽宮。在乾隆晚年禪位後又將懋勤殿一百面銅鏡，「照寧壽宮現陳設《寧壽鑑古》式樣，一樣成做」，計一年工期完成《寧壽續鑑鏡匣》，亦交於寧壽宮，這是乾隆生前最後一次對西清系列銅鏡進行整理及冊頁套匣的製作。

《西清古鑑》依甲編後恭跋提及該書於乾隆十四年始編，至十六年書編成起算三十年，則知《西清續鑑》書始編於乾隆四十六年，據甲、乙編書記載推算，各收錄一百面古鏡，各釐為二卷。續鑑銅鏡所用冊頁匣在書編寫的同時，實已開始進行裝匣，從乾隆四十七年活計檔資料之整理，可見其端倪：

一、二月二十九日員外郎五德、催長大、達色、金江、舒興來說太監鄂勒里交漢、唐各式古鏡一百

面。旨著交舒文，照先做《西清古鑑》冊頁套匣樣款一樣，配作一分，將冊頁每九冊配花梨木外套匣一件，共五十四冊，配外套匣六件盛裝得時，交盛京陳設。欽此

二、於七月十三日接得本報工寄來信帖一件，內開七月十一日由本報接得寄來「香色地牙色白花龍錦」一疋，因糊飾盛京《西清古鑑》冊頁殼面用，但查先期糊飾過殼面板二色文錦庫內無存，「香色地牙色白花龍錦」現有一疋，不足應用，查此樣錦，現存四疋足敷應用，並請蘇州照樣傳織機疋之處，一併交太監鄂魯里呈覽，奉旨准用此錦糊飾，再傳與蘇州照樣織做二疋送來。欽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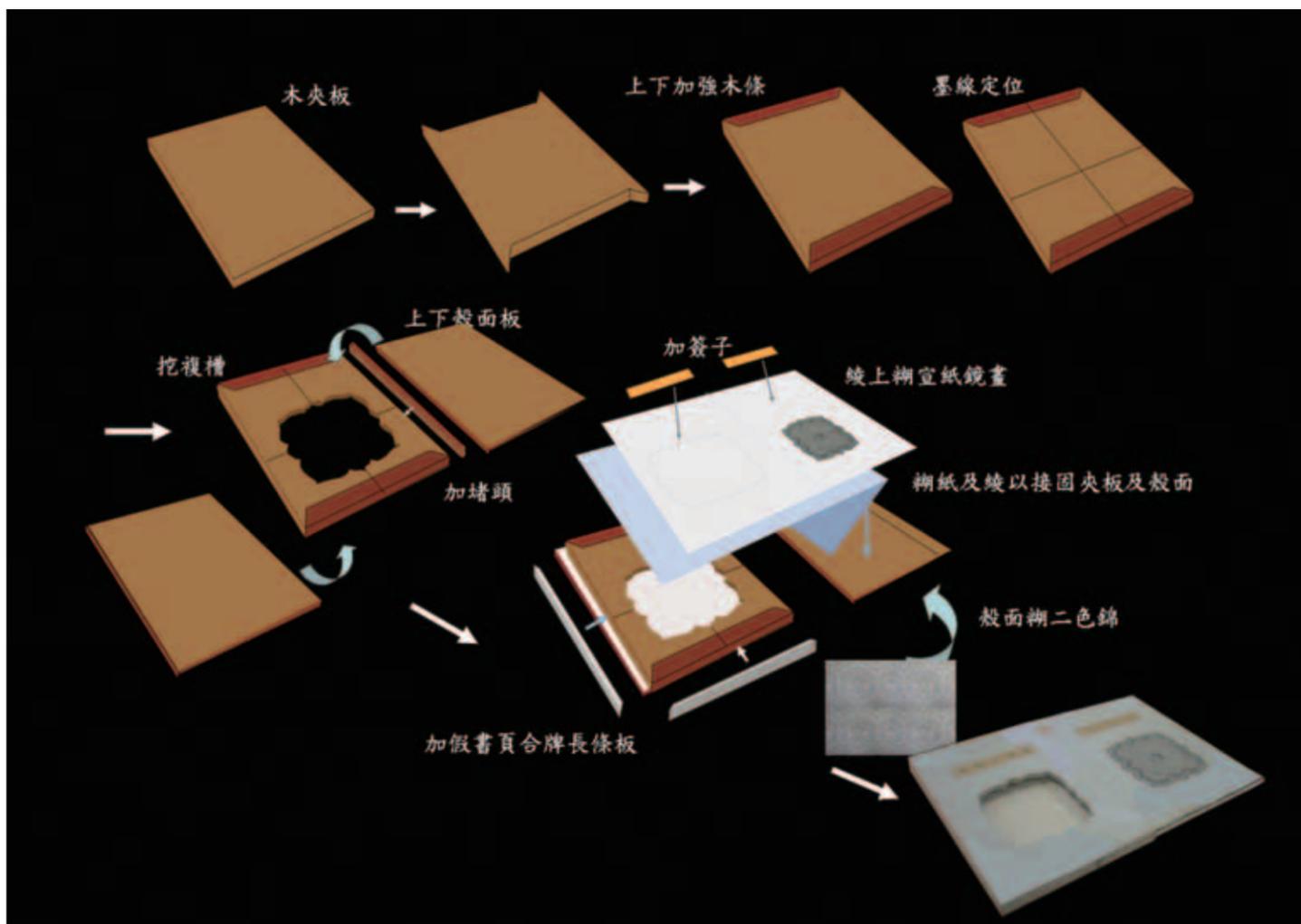
三、於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蘇州送到文錦二疋，呈進交養心殿呈覽。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將做得《西清古鑑》六套安在養心殿呈覽，隨交出《西清續鑑乙編》書二套，係懋勤殿。奉旨《西清古鑑》並書二套，俱交內務府大臣派人送往

盛京安設。欽此。(廣木作)

四、三月十七日，董五經交古銅鏡六十六面，各隨宣紙(楊大章、謝遂畫)。

《西清續鑑》古鏡，紫檀木背板上圓光三十五張，傳旨交如意館著楊大章、謝遂分畫。(註十六)(如意館)前三項是記載同一件事，都是關於盛京陳設一百面銅鏡及鏡匣之事。資料中所稱「西清古鑑六套」，其實就是指《西清續鑑(乙編)鏡匣》六套，仍以古鑑名稱稱之。此一百面銅鏡及鏡套匣，共有五十四冊，以九冊為一套，用花梨木外套匣收納，故為六套。該年十二月將製作好的此銅鏡套匣六套及《西清續鑑·乙編》書二套送往盛京，這乙編書即指續鑑乙編之寫本，共為兩套。

造辦資料又提到四十七年三月交古鏡六十六面，而六十六張由楊大章及謝遂畫的隨鏡宣紙畫，即可能為畫《西清續鑑鏡匣》銅鏡相關之精摹彩圖。又《西清續鑑鏡匣》古鏡用木托圓光紙，與冊頁套匣的製作亦相關。於是可明瞭《西清續鑑》書在編寫之



圖八 修復案鏡匣製作的工藝流程

乾隆時期日常用的鏡子已不再是銅鏡，而是大量使用所謂玻璃容鏡（乾隆二十年，匣作），古鏡或仿古銅鏡已成為典藏陳列的對象，故以冊頁套匣盛裝青銅鏡，實兼具玩賞收藏與陳列的功能。

〈西清續鑑（乙編）鏡匣〉古鏡冊頁套匣成做的時間，依乙編書及鏡套匣送往盛京陳列，可定於乾隆四十七年。從造辦資料來看，銅鏡冊頁套匣部分仍慣以古鑑之名稱之，又因以送往盛京之故，故該年底西乙書及冊頁套匣均已完成，冊頁套匣的整理快於西甲，且鏡匣封面裡也尚未用以鈐印，而西甲鏡冊頁套匣則完成於

**結語**

乾隆三十八年整理一件經蟲蛀的「平定準噶爾」糊錦冊頁套，乾隆傳旨把蛀處收拾補好，用秦椒水打糰子加以糊飾（匣裱作）。又四十八年東暖閣及吉雲樓發現許多蛀眼，則於秋風高爽之日以油灰泥塗飾，此外西暖閣糊飾用的糰子是用番木鱉、黃柏、秦芫、白礬做為糰子的成分，並以為「似可不致再有蟲蛀之虞」了（匣裱作）。本修復案鏡匣為木胎夾板及楠木殼面為主，而合牌胎的運用，只限於夾板三邊假書頁長條板部份。整個匣子仍受蟲蛀蝕害，而結構尚稱完整，或與木胎的運用及防蟲的方法有關。

同時，確實已開始進行鏡匣的製作。

從甲編後恭跋所提「既具，謹綴言於後……是編於乾隆癸丑小春」及四十七年的造辦資料來看，乙編書較甲編書早完成，並於四十七年底同乙編銅鏡套匣一起送至盛京；而甲編書則陸續進行編定，完成於癸丑年並附恭跋於後。四十九年九月廣木作資料提到製作完成之〈西清古鑑鏡匣〉套匣一分，共銅鏡一百面交於快雪堂收藏，是知此為續鑑甲編之冊頁套匣。甲、乙編鏡冊頁套匣陸續在一兩年內相繼完成，因此〈唐神人鑑〉鏡匣的製作實況亦可以較清楚呈現。

### 以木胎汰換合牌胎

乾隆初期匣以木胎汰換合牌胎的原因，不外有兩個因素，即製作楠木胎外套箱匣、楠木書套的經驗及考慮匣之支撐有關，再者為清點文物時發現合牌匣出現蟲蛀的問題。

匣作所用材料謂「合牌」者，紙胎也，或積數層以合之，以增加其硬度，胎上亦糊以綾錦。除了夾板有合牌胎外，也應用在殼面及文物假樣

的作樣上。（註十七）由乾隆元年活計

資料發現，歷朝製作的合牌匣件已有蟲蛀的現象，處理這類蟲蛀匣子，起初只把蟲蛀的地方「收拾找補」。乾隆五年一件合牌胎糊錦書套中內有舊墨匣五件，將這五件墨匣改換新件，仍採用新的合牌胎，並黏上拆下來的舊錦及簽子，而合牌書套匣則換成楠木胎，從這件書套式匣的整理，可說明從合牌胎過渡到木胎的轉變過程，而套內五個墨匣仍採用新製合牌胎的情形。接著有一套糊錦合牌書套式匣，裡頭收納了圍棋用具包括棋盤一件、洋漆圓盒一對、黑棋一百七十五顆及白棋一百八十顆，乾隆傳旨將合牌胎改換為木胎糊錦（乾隆五年，匣作）。此一時期同樣對幾種「百什件」（如清玩閣、瑾瑜匣）有蟲蛀的地方，下旨「收拾找補」，到了十一月確立了瓊瑤數百什件內匣子有蟲蛀的，改換木胎，未蛀而齊全的就不必換。乾隆六年三月傳旨以木胎代替合牌胎，並下令匣作工匠學做這類木胎糊錦的匣子：

匣子匠做的合牌，不能堅久，俱已

蟲蛀，令爾等學做木胎糊錦匣子。如有應用合牌做匣者，仍用合牌做匣，其現做百拾什件匣，亦用合牌做，俟後百拾什件有蟲蛀者，另換木胎。爾等想不能生蟲之法，將結實合牌做些，以備做百拾什件匣用（乾隆六年三月，匣作）。

除了換木胎外，乾隆也令人想防蟲的方法，往後凡匣作先以合牌作樣，經乾隆皇帝過目，確定款式無誤後，奉准續改以木胎糊綾錦為之。以木胎作匣胎的方式，基本上已取代了以合牌胎作匣的方式；舊有的合牌胎匣也因蟲蛀而逐漸被木胎所取代。（註十八）除了大量以楠木為做匣胎材質外，從活計檔資料中顯示，還利用了杉木、紫檀、花梨、沉香、白檀等木材做為匣胎料與箱材（乾隆九年，匣作）。

乾隆三十八年整理一件經蟲蛀的「平定準噶爾」糊錦冊頁套，乾隆傳旨把蛀處收拾補好，用秦椒水打糰子加以糊飾（匣裱作）。又四十八年東暖閣及吉雲樓發現許多蛀眼，則於秋風高爽之日以油灰泥塗飾，此外西暖閣

# 得佳趣

## 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

Obtaining Refined Enjoyment:  
The Qianlong Emperor's Taste in Ceramics

100/11/1-101/10/30



陳列室 Gallery:203

地址/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21號

No. 221, Sec. 2, Zhishan Rd., Shilin Dist., Taipei City 11143, Taiwan (R.O.C.)

<http://www.npm.gov.tw>



國立故宮博物院  
NATIONAL PALACE MUSEUM

四十九年九月。

匣作技法的特色正是如乾隆所要求的「次序分勻」、「工法平整」及「巧法盛裝」，今日我們所見清宮收藏之多寶格及各類匣套，皆出於匠人之巧思與巧手，彌足珍貴。從鏡匣

修復的觀察過程及工藝史料的整理，可以得知鏡匣的製作流程與分工細項（圖八），又冊頁套匣因有精美的描摹鏡畫，還有清宮著名畫匠封底內頁及木托上的作圖，使銅鏡之收藏鑑賞，增色亦增趣不少。

本文之撰寫，得力於同仁，如高宮君女士在紙、綾的層次序上提供實作的意見，及提供修復過程內部結構之觀察，楊若希女士於檢視測量時的協助，及與岩素女士對《寧壽鑪》及《西甲鏡匣》的製作時間資料提供補益，又穆若昕前輩對古鑑之鑲補及木托材質問題的討論等，在此致意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登錄保存處

註釋

- 1.《活計檔》，乾隆九年十二月，〈匣作〉。古銅鏡大小兩面，鏡子用緞囊覆貯，置於木匣內，木匣胎上糊以文錦，匣蓋內落堂（即蓋板內面較低於邊框）。
- 2.《活計檔》，乾隆六年十月，〈匣作〉載：「冊頁十冊配一木胎糊錦總套，外配一總囊。」
- 3.從活計檔的資料得知，萬寶箱等九分百什件共做了杉木食盒匣二十只，盒匣各長三尺，寬一尺八寸，高七寸，底厚七分，並安穿帶，原則上以每五個匣配外套箱一件，「各包鐵葉，各隨鎖鑰」。
- 4.《活計檔》，乾隆九年五月，〈匣作〉載：「百什件：挑選上好古玩或做手卷式或做冊頁畫軸等樣匣子，想巧法造成……。」又《活計檔》，乾隆九年八月，〈匣作〉載：「琳瑯宮匣，內玉器四十四匣……照朕擺的樣款，換木胎……。」
- 5.《活計檔》，乾隆三十五年五月，〈匣作〉載：「寶箱內玉器古玩與格空合式者，不必動；其不合式者，持出。」
- 6.下槽安穩稱呼常運用，如「內一件漢白玉乳丁壁，另下槽安穩。」《活計檔》，乾隆十四年二月，〈匣作〉。或簡稱下穩，如「紫檀木匣九件，俱換匣板，將匣內盒子下穩。」《活計檔》，乾隆六年十月，〈匣作〉。
- 7.《活計檔》，乾隆十四年二月，〈匣作〉載：「漢玉螭虎佩等一件亦做冊頁一冊，著重邦達畫，畫俱要八開，前後副頁，配做一套。」又《活計檔》，乾隆二十一年四月載：「五色箋紙一百張，做副頁用。」
- 8.《活計檔》，乾隆二十年三月，〈匣作〉載：「內一件，裝冊頁，堵頭做假冊頁式。」
- 9.《活計檔》，乾隆二十年七月，〈匣作〉載：「萬州楠木匣五件，傳旨交薩木哈，做《三希堂》冊頁殼面用。」
- 10.《活計檔》，乾隆三十六年七月，〈如意館〉載：「空心冊頁料四十一冊，內錦殼面三十三冊，木殼面八冊……。」
- 11.例如乾隆四年有一件古鏡及合牌匣，令改作原來的合牌鏡匣，使匣面雙層圓階及圓圈面上糊綠西番花錦，匣壁上糊駝絨色錦。《活計檔》，乾隆四年三月，〈匣作〉。
- 12.西清續鑑古鏡，紫檀木背板上圖光三十五張，傳旨交如意館著楊大章、謝遂分畫。《活計檔》，乾隆四十七年四月，〈如意館〉。
- 13.劉雨，《乾隆四鑑綜理表》（北京：中華，二〇〇四），前言，頁六。
- 14.《活計檔》，乾隆十八年七月，〈如意館〉載：「五月二十日員外郎白世秀交古鏡十六面，……著余省照鏡背後花樣，畫鏡譜冊頁十六幅。」
- 15.《活計檔》，乾隆四十一年八月，〈如意館〉載：「六月初五日，首領重五經交《西清古鑑》鏡子冊頁（內用）紙片三十六張，綾片三十六張，旨著徐揚、姚文瀚等分畫。」
- 16.圖光泛指圓形狀，如圖光門，圖光紙之類，又乾隆十七年三月木作記載：「以圖光、方子一張字畫對一副，挖嵌，得嵌絹……換糊飾。」又十六年六月如意館載：「圖光尺寸紙樣一張，經圖四尺；橫披尺寸紙樣一張，寬六尺高五尺。」經圖即指圓或圓徑，古代天文觀測亦用經代替徑，如「二更初，有白暈，圖經四、五十尺。」又如「暈赤青色如虹貫，圖經百有五、六十尺」為例。（《朝鮮李朝成宗實錄》，卷七十四，七年十一月條）
- 17.《活計檔》，乾隆三十八年十月，〈如意館〉載：「交楠木殼面板二十四塊，合牌糊綾殼面四十八塊，交如意館做材料用。」《活計檔》，乾隆四年三月，〈鑲嵌作〉載：「合牌胎假盒一件，合牌胎假法鑲鐘一件，合牌胎假螭虎假玻璃瓶一件，傳旨交造辦處做真的三件。」又《活計檔》，乾隆四年五月，〈匣作〉載：「傳旨慎修思永案上著做假合牌古玩十件。」
- 18.如將漢玉帶鉤等分三層裝在楠木匣內，先用合牌做樣呈覽。《活計檔》，乾隆九年三月，〈匣作〉。又如將「三方端硯下匣子，如係合牌胎俱換木胎，如係木胎俱不必換……。」《活計檔》，乾隆十年三月，〈匣作〉。